

豫章叢書

第二十八冊

豫

章

焚

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雲莊集卷四

宋曾協撰

銘

求已齋銘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學者方其未知
自反也但知善之爲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
信其爲已之固有而非外鑠我也學而至於信止矣
自此以往充實之而已耳夫人之患莫大於已小而
物大內輕而外重已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紛
華美麗而慕遇交錯糾紛而惑當貧賤而病處富貴

而秦威可以奪貨可以取此皆不知求已之過也若夫日思其所亡而去其害之者真積力久其成也自反而縮內省而不疚弱者以剛虛者以充三軍莫能陵干駟莫能誘寬以居之安以行之於書也博觀而無所流於人也泛愛而無所狎歛之而一身治廓之而天下平窮達猶是死生猶是然後爲得也古之人必先志其遠者大者要其所成就雖未臻其極後世猶不可及者用是道也然學此者豈有他術哉本之經史以深固其根參之于集以助發其奧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以求其所自得者然後以已之所有觀古

之所言所行之得失如秉權衡握繩墨輕重曲直之
不可誣也力有餘日有暇騁辭指意於文章議論之
繁辨疑考異於形名度數之末而學者之事備矣小
子炎年十有五始志於學余懼其聞人之長而起歆
起羨望道之遠而自暴自棄而不知其足乎已也一
日求名其讀書之所而告之以求已小子勉之古聖
昔賢豈欺我哉有爲者亦若是耳夫銘以訓之非父
與師其誰宜爲銘曰

維學之初貴夫日新取已而足匪資於人方其求之
在物爲象養其梧檟干霄直上不泊茅塞助長苗槁

耘耔待時實茂實好于以弦誦于以游息寤寐聖賢
左右經籍渾然蒙覆孰發孰啟是誠在我其憤其悱
歛衽危坐收視反聽叶簡篇在前如觀日星歸宿於
道應對以文博毋欲感約毋寡聞毋怠而畫毋忽而
疑往歸而求將有餘師

辨

李泌辨

無事則能治民有急則能將帥投之羽檄紛糾之中
而不亂用之飢饉師旅之後而不窮凡此者世之所
謂才而富貴之所歸也天下之大計安危之至算爭

於毫釐杪忽之間如是而爲利如是而爲害思深而
慮遠唯靜者能之官尊而祿厚身安而名尊有初而
有終惟無欲者得之何則人之智固如是也畏心撓
之欲念汨之惟靜者能去其蔽富貴人之所欲而吾
不以爲事利害明而大計定雖不求位位將焉往古
之人以是二者而得之者子房李泌是也子房得漢
高帝以君適當與爲秦項並爭之時吞羣雄而得天
下故子房之功人不敢議李泌出非其時事非其君
入朝而邪慝見嫉納諫而君不盡從故其功名不及
子房而議者病其以怪自置而史氏因而實之至與

王嶼黎幹同科斯亦過矣又謂肅代二主不以宰相
器之夫泌願辭官而以客從宰相豈泌之所好哉富
貴來逼耳豈阿時君者哉且德宗之所信者陰陽巫
祝時日拘忌耳而泌豈嘗爲大言欲致神仙如文成
五利者乎豈嘗淫祀而祕祝明鬼道而挾禁方如繆
忌公孫卿者乎豈嘗治藥而好鍛行險徼幸如柳賁
者乎其傳之所載舉無是也其從容風議皆事君之
大節經國之常道料敵之奇計安天下之遠略與夫
骨肉之智智者不能言勇者不暇謀者也至於不信
桑道茂奉天之驗以謂君而言命則桀紂也不復賞

善罰惡矣使泌因德宗所好以進獎譽道茂以自神
其術其肯力詆之乎泌之所慕者冲虛而寡慾正如
子房辟穀導引之事耳子房得黃石而祭之至與之
並葬又欲從赤松子遊又可以爲怪乎子房不肯直
諫而泌數忤貴近與陳父子之際不爲身謀然則愛
君之忠又未易優劣也

書

辛巳上時相書

正月某日右宣教郎前監分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
院曾某謹齊沐裁書百拜獻於平章僕射相公閣下

某聞進言之難自古然也高之則張皇而不可通卑
之則會粹而不足取是言之果無益於于人也駸蔑
一言而得之於堂下阮瞻三語而置之於幕府名位
之相遠貴賤之相求言之不以已也如此雖然言之
之難莫難于今之朝也非爲忌諱壅蔽而不欲聞也
非有聲音顏色之拒人也而其所以難者何故特以
海內又安朝廷清明百官承序盜賊屏迹又何用曉
曉然多言爲也某聞三代之盛時莫如成周而周公
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方是時
囹圄空虛者四十餘年越裳氏重九譯而至制禮作

樂以文太平之時也何陰雨之足戒何牖戶之當謹
耶此蓋聖人當極治之時恥一事之不舉於持盈之
際爲萬世之遠圖長慮却顧殆過於搶攘紛紜之時
也某竊料閣下以周公之心爲心而某願有言焉今
事之大者不可以訟言而其可言者有四一曰正風
俗二曰重命令三曰擇計臣四曰戒獄吏某聞今世
之患悉在於民志之不定自輿臺以上皆有多心此
最有國之大患也古之聖人謹上下之分宮室有制
輿馬有度衣服有章器用有等人徒有數凡爲此者
豈奪民之所願而強其所惡者哉誠以爲物之生有

限而人之欲無窮以有限之生而給無窮之欲安得而不屈是故汲汲於明分者無他將以兼足天下而已耳易曰辨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之不定自常人視之如不甚急而聖人深憂之丁寧著之於經以謂民志定則上下辨上下辨則財力有餘而天下不臻於富足者未之有也古者五十而後食肉七十而後衣帛今也自童稚時晏然家居而享侯伯之奉閭閻之人綺襦玉食競爲侈靡嫁娶喪葬率踰禮制力有不足則疾視其勝已者而求其財力之有餘盜竊之作不可得也或者乃以是爲迂濶之論嗚呼世之所

以望於閣下者豈爲區區錢穀甲兵之間哉今主上
克已自勵躬尙冲素以風天下不爲不至也願公卿
大臣奉明天子之德意而倡率之於下毅然力行以
示四方庶幾風俗一變家給人足太平之極功無大
於此某之所謂正風俗者此也某聞虧令者誅益令
者誅不行令者誅留令者誅不從令者誅令之下如
渙汗如流水如雷之不一如風之不再夫惟不出出
之必行夫惟不發發之必達何則其慮之也審則其
從之也易其事當於人心則人皆鼓舞而趨向之今
也朝廷急於求言從之如轉圜蓋千載一時也而人

之智慮未必皆精議論未必皆當悉舉而行殆無遺者然是之於前或非之於後從之於暫或革之於久或未見其利而已受其害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二郡縣格而弗行吏胥舞而爲姦遂與良法美意德音明詔併爲文具無祇恪奉行之意良可惜也國家法令明具所患者不能推行之耳固不在於紛紛也某願一令之出反復熟議極其利害而後行毋輕出令而郡縣之吏毋擅沮令毋輒議令如此則下知所從而上之作命不爲虛文矣某之所謂重命令者此也某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財計者有

國之最急而令之所宜先也倉廩既實府庫既充可以固根本可以施惠澤靜而守成則可以修禮文動而守成則可以抗威武惟所欲之無不如志國家政本惠養變政易令歸於裕民每下蠲復之詔盡罷無名之獻爲移東就西之說者無有也陳損下益上之術者無有也美則美矣然矯枉者或過其正急功計近之臣人恥名之理財之事幾至於不講左支右吾玩歲愒日聖上時出內帑以佐國計甚德盛也然非經國之遠圖數年以來掌計之臣更出迭入席未煖而輒去算計見效何以得也故責成莫如久任久任

莫如愼擇規模先定按圖而來之耳不知今日金錢粟帛所從入者歲凡幾何廩給之度賜予之節歲又幾何其盈虛之數凡幾何爲水旱之備者又幾何前人之所謂會計錄者嘗有之歟某不得而知也若或未然願閣下少留意焉擇之愼用之久毋苟歲月母懷顧望則一登再登三登之數當見於今者矣某之所謂擇計臣者此也某聞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辟之設聖人禁暴止姦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欲得其情五聽之所及三刺之所加如斯而已矣

不幸而索罪於箠楚之下固已遠矣桁楊刀鋸陳於
前徽纆梏羣列於後而人始無所措其手足矣至或
巧爲鞫囚之具慘毒萬狀見之者膽落聞之者心悸
甚非聖世之所宜有也使所治者皆姦猾巨蠹何爲
而不可至於情僞未分迹狀未具將於此乎求之孰
謂內無善良懦弱之人而畏威誣服者乎使獄吏善
聽耶舍此亦可以得之矣如其不然其濫及善人也
多矣當戒者未戒可毀者未毀傷敗和氣莫此爲甚
孟子曰國家閒暇明其政刑此正無事之時所宜深
思而痛革之也某之所謂當戒獄吏者此也凡某之